

# 一個借鏡 · 甲 凱 ·

臺北醫學堂成立兩年以來，除各種規程外，我們曾有三種印刷品問世。一是由學校當局所編輯出版的「北醫學報」，第一期大半刊載教授們的著作，以及部份創建學校的記錄和名人蒞校演說詞。二是「北醫校訊」，亦由學校出版，為大家連絡感情，交換意見，報告學校現狀的月報。第三就是「綠杏」，完全由同學負責，從集稿到編輯、校對、出版，全是幾位熱心的同學擔任的。「綠杏」好像是「季刊」性質，前學期六月間出了第一期，現在十二月又要出第二期了。以我校設備之尚未完全，教員之忙于授課，學生之勤于攻讀的情形下，出版這樣的刊物，取材之難，可以想見。同學向我索稿，大家曾談到稿子的來源問題，都認為同學間投有份量之稿件者尚少，好像對這刊物缺乏支持。我想這是大家對今日創辦刊物之意義和艱難還未完全了解所致，因而想到把以往我國一個著名的大學出版刊物的情況，簡略介紹一點。或者可以做為今後編者和讀者共同的借鏡。

民國七年十一月十日，我國歷史最久的大學——北京大學，發行一種月刊，叫做「北京大學月刊」，這個刊物在當時已有二十年歷史的北大，尚是首次出版的月刊，可以說是創舉，也可以見出當時出版刊物之不易。所以那時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先生特別為重視它，會親撰發刊詞。他在發刊詞中曾提出三種意見，時至今日仍令人覺得具有嶄新的意義。

首先，蔡先生提出「盡人力所能盡的責任。」他說：「所謂大學者，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，造成一畢業生資格而已也。實以是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。研究也者，非徒輸入西化，而必於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明；非徒保存國粹，而必以科學方法，揭國粹之真相。雖曰吾校實驗室，圖書館缺略不具，外界學會工場之屬無可取資，求有所發明，其難固倍蓰于歐美學者。然十六七世紀以前，歐洲學者，其所憑藉，有以逾於吾人乎？即吾國周秦學者，其所憑藉有以逾於吾人乎？苟吾人不以此自餒，利用此簡單之設備，短少之時間，以從事於研究，要必有幾許之新義，可以貢獻於吾國之學者及世界之學者。使無月刊以發表之，則將並此少許之貢獻亦斷而不與，吾人之愧慊當何如耶？」今日的「北醫」創辦始逾兩年，較當時已具二十年歷史北大相距遠甚，但今日我校處境與蔡先生所言的北大情況相較，以略勝之。起碼我們客觀的學術環境不輸於當時的北大，在此種情況下，我們同學怎能不努力研究，將成果貢獻於全校師生，乃至全國全世界學人之目前呢？我們實在有一很好的發表園地「綠杏」，但大家對這園地似乎是忽略了！這是很可惜的事。

第二蔡先生提出「打殘專已守殘之陋見。」他說：「吾國學子，承舉子文人之舊習，雖有少數高才生知以科學為單純之目的，而大多數或以學校為科學。但能在教室聽講，年考及格，有取得畢業證書之資格，則他無所求。或以學校為書院，孳孳誦讀，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；於是治文學者，恆蔑視科學，而不知近世文學全以科學為基礎；治一國文學者，恆不肯兼涉他國，不知文學之進步，亦有資於比較；治自然科學者，局守一門，不肯稍涉哲學，而不知哲學即科學之歸宿，其中如自然哲學一部，尤為科學家所需要；治哲學者，以能讀古書

為足用，不耐煩於科學之實驗，而不知科學之基礎，不外科學，即最超然之玄學，亦不能與科學全無關係。有月刊以網羅各方面之學說，庶學者讀之，而於專精之餘，旁涉種種有關係之學理，庶有以祛去偏狹之意見，而且對於同校之教員及學生，皆有交換知識之機會，而不至於隔閡矣。」這段話不僅深中當時學者之病，亦深中於今日學者之病。現在有些同學時或感歎在學校裡學不到東西（不僅我校為然。）其實是自己不知如何去網羅各方面之學識，以求競進。醫學的本身是一種極開展的社會活動，最需要各方面之學識以輔助之。但今日學醫的學生，却很少有對文學、哲學、自然地理、政治經濟發生興趣者，而這些科目都是對學醫的人有大幫助的。今日有一「綠杏」供大家專精之餘，作各種知識之交換用，真是何等可貴？大家能理解這一點，「綠杏」出版的意義豈能張大發揚開來。

第三、蔡先生提出藉月刊以「釋校外學者之懷疑。」他說：「大學者，囊括大典，網羅衆家之學府也。禮記中庸曰：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，足以形容之。如人身然，官體之有左右也，呼吸之有出入也，骨肉之有剛柔也，若相反而相成。……吾國承數千年學術專制之積習，常好以見聞所及，持一孔之論。聞吾校有近世文學一科。兼治宋，元以後之小說曲本，則以為排斥舊文學，而不知周秦兩漢文學，六朝文學，唐宋文學，其講座固在也；聞吾校之倫理學用歐美學說，則以為廢棄國粹，而不知哲學門中，於周秦諸子，宋元道學，固亦為專精之研究也；聞吾校延聘講師講佛學相宗，則以為提倡佛教，而不知此不過印度哲學之一支，藉以資心理學，論理學之印證，而初無與於宗教，並不破思想自由之原則也。論者知其一不知其二，則深以為怪。今有月刊以宣佈各方面之意見，則校外讀者，當亦能知吾校兼容並收之主義，而不至以一道同風之舊見相繩矣。」今天的「北醫」為一新創的學校，校內之各種措施，學生學習的情況，教授研究的發展，乃至學風之養成，在在都需要社會的了解，我以為我們今日固當「苦幹」，但是絕對不應「埋首」，隨時應該將「苦幹」之方向，「苦幹」之成績，向社會公開。這種公開的工具以「綠杏」為最合宜，編輯「綠杏」和為「綠杏」撰稿的

(下轉第22頁)

# 最近藥劑學之進步

本社記者



東京大學 堀岡正義先生講

本人是堀岡正義，昨天剛從日本到達貴地，看到明朗、活潑的貴國學生，使我感到非常高興。台灣現在的氣候正像日本的九月一樣秋高氣爽。來到貴地覺得一般的生活與日本很相似，但有一個很有趣的是貴地的交通規則是靠右邊走的。（按：在日本是靠左邊走的）。

諸位在台北醫學院求學，是很值得慶幸的一件事。我剛剛踏上貴學院的大門，遠望那巍峨的新式建築以及那種植整齊的楓樹，使我覺得貴學院朝氣蓬勃，前途無量。

野上博士是我的老師，他平時授課一向很嚴肅，而剛才一反常態，]很輕鬆有趣的演講了很多時間，這是很難得的。我與貴國的楊傳廣先生同樣曾經從事十項全能運動。（按：堀岡博士為日本Best Ten之一，總積分為5500分）。

其次我要談談藥劑師與調劑。

醫師	藥劑師	病人
(處方)	(調劑)	(服用)

調劑是藥劑師依醫師之處方來調配藥物給病人服用，藥劑師不僅僅要站在醫師與病人中間配方，並且要站在調劑學上對醫師還要給予 Information 和 Control 其處方。此外對病人藥品之服用，仍須給予良好的指導。

受批價	藥袋箋	調劑	監查	領藥
正確的處方	正確的調劑	正確的服用		

藥師的調劑方面要如上表的次序去工作；當接到處方箋時有一個責任，就是先審核處方箋是否有錯誤。除了正確的調劑外，對於指導病人如何服用藥品也很重要，如果處方及配劑都很正確，可是病人服用的方法錯誤，則將失去了藥效。

(上接第21頁)

人，實在都有這種責任，讓同學們能完全這種責任，就是「綠杏」的使命。

我們知道歐洲之大學，每有逾數百年以上之歷史者。如德國萊比錫大學迄今已有五百四十餘年歷史，柏林大學也有百四十餘年以上的歷史。但按進化之例，事物之後興者，其進步速率當愈增，此所以今日美國之大學較歐洲之大學尤為進步的原因。後起的學校所取的「借鏡」多，興利除弊，有前車

藥品製劑方面已發展到 Troclus. Buccals. Euteric Coating tablet, Sustained release Preparation 的新製劑。所以過去的藥師工作只做到「正確的調劑」即算了事，而現在還需對病人作正確的指導才行。至於每一年新藥品的介紹也是很重要的。

一位很著名的藥學者 Hager 曾說：「調劑是調劑最後的一個目的。」藥師如果只作到正確的調劑，那麼 Hager 的話就失去意義了。如能予醫師很好的 Information 與對病人良好的指導，則 Hager 這句話就有很明確的意義了。

[Irren ist menschlich] (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) 這句話不適用於調劑上的 error。最理想的 Dispensing error 應該是 0%。可是從事實際調劑的藥師要做到 Dispensing error = 0% 是不太容易的；所以我們要常常研究如何減少 error，除了要有充分的調劑學及製劑學方面的知識，還要研究醫院管理，因此研究調劑的結果是：過誤防止 (減少誤差)、技術面上 (防止品質之變化)

尤其在台灣由於氣溫較高，濕度較大，藥品易起變化，不易 Control，調劑學的研究工作益形重要。

為着維護國民的健康，藥師可以說是從事第一線戰鬥的軍人。

剛才野上博士說千葉大學有 65% 的女生，現在看到在座的女生很少 (語未畢，全場大笑)。

有這麼多的「藥師」在這裡，在日本一定受到很大的歡迎。本人謹祝各位健康及台北醫學院前途無量。

謝謝各位！

可鑑。再加設備可求最新，教員可求最好，朝氣蓬勃，便於開拓新境。北醫是一所僅具兩年歷史的醫學院，必需各方面去找借鏡，否則師生的努力，要遭遇很大的困難。我常覺得本校同學的讀書風氣是好的，用功很積極，但大家的連繫實在不夠，外界發表的機會也不多，專己守殘抱門戶之見的人也間或有之。這都是我們要借重四十四年前蔡先生勉「北大月刊」的話，作為自己的參考的。「綠杏」有它的遠大前途，大家應該愛護它！